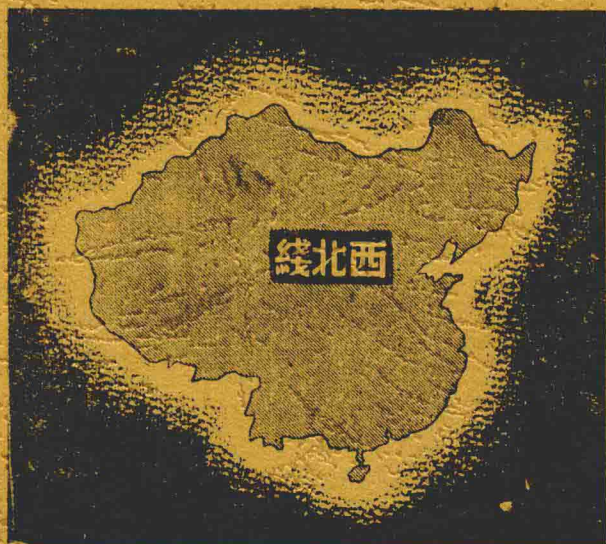


戰地通訊 在火綫上

田丁編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在火線上 西北線

(全書一冊)

實售國幣三角五分

編輯者——田 丁

不准翻印

出版者——漢口大時代書店

總經售漢口交通路教育書店

分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西安九州書局 雲南世界書局
各埠生活書店 廣州共和書局 成都北新書局
漢口光明書局 重慶大東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在火線上——西北線目次

1. 韓清濤：退出了保定	一
2. 長江：察南退出記	四
3. 長江：察哈爾陷落的沉痛經過	二九
4. 吳希聖：離開了歸綏	三七
5. 秋江：大戰平型關	三九
6. 溪映：平型關勝利之光榮回憶	四六
7. 何渭烈：忻口之戰	四九
8. 季雲：晉北戰況之回憶	五二
9. 石珀：漳河血戰	五八
10. 從周：漳河的防禦戰	六三
11. 陸詒：娘子關失陷記	六八
12. 章雅聲：平漢路前線	七一
13. 大公報：平漢前方	七五
14. 大美記者：平漢線——目前抗戰形勢最吃緊的一環	八〇
15. 海萍：津浦線血戰記	八六

16	振聲：津浦線上的戰地鶯花	九二
17	從周：北戰場新形勢	九五
18	丁作韻：北戰場上的前因後果	九八
19	惜夢：北戰場上	一〇二
20	列島：湯陰行	一一一
21	大公報：游擊戰爭在冀北	一一五
22	大公報：滄沱河戰役經過	一二六
23	郝夢齡：陣中日記	一三八
24	劉家祺：憶綏遠	一三二
25	碧野：太行山邊	一三六
26	惜夢：寄後方姊妹	一四三
27	季雲：晉北戰況之回憶	一五〇
28	季雲：晉戰新形勢	一五六
29	季雲：晤曾延毅將軍	一五九
30	從周：平漢線的游擊戰爭	一六五
31	季雲：記陳將軍	一六二
32	秋江：退出太原城	一七二

退出了保定

韓清濤

我們華北方面的敵人，在八月初，拿着全力，攻略津浦平綏兩線，稍見得手後，就接着在津浦得到了滄州，平綏得到了南口，天鎮，大同，即沿平漢線攻略保定的策略，移師南下。

起初是在九月十二日，拿着四個師團，約計八萬人的雄厚兵力，從榆堡附近的十里堡，用早已備好的數百隻鋼鐵小船（我方在半月前，就得到了諜報），分成幾個小隊，渡永定河。

河北岸置有效力優越的重炮三四十門，向我陣地密集射擊。我陣地被毀後，敵砲遂又向我陣地後方排擊，同時敵機數十架，在空中轟炸，使我後方大部兵力，不得增援，敵船在如此情形下，渡過了永定河。

過河後，就拿大部兵力，向固安城西猛衝，另有一小部，在炮火掩護下，用木料和船隻，搭架浮橋，輸送大部隊伍。敵人渡永定河，攻擊固安，威脅保定的企圖，是這樣的如願以償了。

敵人進至固安城西與霸縣間，曾遇我馮占海部和孫連仲部，勇猛的阻擊，敵損害極

重，馮部一營，就在這時，壯烈殉難。又固安城，因敵機恣意轟炸，和施放毒氣關係，我守城某部，不得已於十八日退出了固安城。

在十六七兩日，敵軍一部突竄涿州附近，同時另有平綏線一部敵人，由天鎮東路，經過蔚縣，竄至易縣，接近了涿州後面的高碑店。

我在平西青白口，石板橋某部，與房山縣一帶某部，因戰略關係，不得已均在十七日夜，放棄了房山，寶店，琉璃河，以涿州為第一線，準備反攻，這是我軍開始撤退的情形。

到了二十日前後，我方以涿州一帶，並無變好工事，乃復撤守保定北二十五里許的漕河，沿河扼守，在這幾天裏，戰事異常激烈，保定城可以聽到很清晰的機關槍聲，敵人在這裏，吃了幾次大虧。

後察因為敵人大部機械化部隊趕到漕河，向我猛撲，雖我士兵作戰精神勇猛，使敵人胆寒，但終因武器的關係，不能徒作無謂犧牲，再加津浦的我軍，遠在平漢線後方，因而又放棄了漕河。

保定城從十六日起，被大隊敵機，轟炸七晝夜，並投了毒氣彈，保定是蒙受了相當的損害，倒塌了許多民房，壓死了好多住民，斷毀了許多電線，但各機關仍能照常辦公。敵人在二十三日，圍攻保定城，在這時的保定城裏，所餘的僅是少數的軍警，所有的

商民和省府各機關，均在二日前，退到了安全地帶，到了二十四日，我方以無再守此空城的必要，守城少數軍警，遂安然退出，這座古老的城堡，於是淪於敵人手裏。

在二十五日的晝間，我軍一部，到保定城南四五十里的唐河和張登鎮一帶，鐵道線上的大部我軍守于家莊，金線河線，敵用多數騎兵（裏邊好多是被脅迫官從的蒙古同胞）飛機，坦克車，到處竄擾。

我軍在這時失却了聯絡，因消息不明，疑慮叢生，遂紛紛一再後退，于二十六七日，棄定縣，丟新樂，毀正在修復工作中的沙河鐵橋，退守東長壽至木刀溝和滋河線。

木刀溝河水較深，敵人渡河不易，滋河優點在西起薊城東至安國河南岸高起的堤岸，北岸特別低窪，南向敵人，在此進攻，必受較大打擊，惟河床已乾涸，內多秧地，是其缺點，但可無礙。

我軍在上述地點一帶，築有較好工事，同時並積極修築石（莊）德（州）汽車路，以取冀魯的呼應，在這個危急的時期，某大員特趕到某地，坐鎮指揮軍事，生力軍也趕來某地，同時在軍民時時盼念的我空軍，也發現在敵機日日盤旋的我領空上面，此後敵人勢難得逞了。

從我們現在的軍力，工事，士氣，民間的愛國情緒說，一切都可以樂觀，戰線延長，敵人的配備當然困難，實力自然分散，隨處有可乘之機。等着瞧吧，最後的勝利，是

我們的。(十月三日自石家莊)

察南退出記

長 江

一 星夜離懷來

懷來城內飛機洞裏面所收的電話電報，一件比一件不吉利，南面橫嶺城報告，日本騎兵進入鎮邊城，北面張家口情況，亦呈惡劣，×××沒有決心抗戰，而新由西面調上去的李服膺部，亦未曾力戰，自由退兵，張家口之西孔家莊站有被敵軍突破消息。

「請你們走罷！不要都死在這裏！」

湯恩伯先生瘦黑的面容上，此時下了最後的安排了。在旁邊的客串參謀長朱懷冰先生，從容不迫的用電話安置好了他所部××師的布署，放下電話。摩摩口唇，望着我們幾個非武裝的記者出神。

「這回如果去了南口，對於這一批陣亡將士，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紀念碑，也只能希望再度克復南口之後了！」他有幾分感慨。

「不過，南口雖然萬一失敗，我們南口作戰將士，而且我們成萬的壯烈傷亡，已告

訴了日本軍人，征服中國之迷夢絕對無法實現，而另一方面表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蘇！
「嚴肅空氣中我覺得說這個話的朋友一點也沒錯。」

八月二十三日的黃昏，在南口張家口南頭不通的情況下，我們離開懷來，但是我們又往那裏走呢？我們知道的兩條路：一是走察西南向南入河北奔保定，一是由察西南向西出山西。兩條路都得翻山越嶺，也許能有一段汽車可坐，坐大車或徒步，恐怕就在意料之中了。

我們月夜到懷來，同樣也是月夜和懷來告別。日本飛機奪去了我們在太陽光下乘車的權利。

懷來車站擠着好幾列空軍，是傅主席放來打算抽運南口方面之兵，以救張垣之崩潰的，然而南口陣地一個兵也抽撤不了，下來的，盡是傷兵，輕傷重傷擠滿了車站，這些空軍於是改爲傷兵列車。爬的爬，抬的抬，上車後坐的，臥的，站的，擠滿了長長的鐵板列車，他們在南口山上日夜不歇的和敵人鬥爭，餐風飲露，浴血裹傷，到了身體受到不能繼續戰鬥的損害後，不得不退下來，然而我們救護組織太差，他們在傷痛之外，還要忍受無人照料的痛苦，毫無設備的鐵板敞車又把他們如煤塊木料式的無保護的裝上，我們國家對於如此有功之將士，加以如此之待遇，實應負重大之疚歎。

明知張家口之路不通，這列傷兵專車也不能不走，因日本騎兵已逼近懷來，無論如

何不能在懷來停留。張家口雖然過不去，而張家口和懷來之間，還有一段由我們軍隊控制的距離，走一段比不走總要好一點。這樣的內容，傷兵那裏知道呢！他們對於行將開出的列車發生快感，以爲自此他們可以達到大同後方醫院，飲食醫藥都有人負責任，實際上他們今後的遭遇，更成問題了。

傷兵列車的最後一節的最後鐵欄邊，在諸色人等擠湊之中，立着三位滿懷感觸的青年，秋江是同事，梅生是作軍事聯絡工作的人，大家沒有多說話的興趣，各人都有各自的感想。當晚月亮特別髮傷，她對涼淒戰局，已無心盛裝出來招展，而她對於這一大羣痛苦的衛國英雄，又不忍不給他們稀微的光明。

兩條發光的鐵軌從我們脚下伸長，夜影和樹蔭很快的模糊了鐵軌的去向，不過我們意思上知道，這是通於青龍橋居庸關正面的路軌，若干英勇的戰士是從這裡運上去，而若干未死了的英雄也從這條路搬回來。

車開動了，地下覺民兄沉重的向我們揮手，他們知道這列車前途的命運的，他也知道日本騎兵已經快包圍過來，以後源源而來的傷兵，恐怕已不能再有機會在懷來車站等車了。也許今晚，也許明天，他也不能再在懷來工作了。

我們背着火車前進的方向，手扶着鐵棍欄杆，看看地上，追步揮手的友人，看看寂寥淒楚的懷來車站，抬頭黑壓壓的居庸古嶺，今晚山上還有幾萬已死和未死的戰士，明朝

，即將拂曉的明朝，也許要成爲更壯烈犧牲之場。從不同角度看去，懷來城，在明白了急轉直下的軍情心理之後，倍覺得可戀了，我們美麗的河山，我們古老的長城，我們富有藝術味的塞堡，我們民族工程大師詹天佑所建築的青龍橋鐵路工程，和他在青龍橋邊的銅像；塞外可以種水稻的懷來盆地，盆地上那些忠純良善的國民，懷來城裡和南山頭上這樣多的英勇戰士和誠篤的友好，在這風月皆沉的夜裡都要和我們不平常的告別了！

捨不得察哈爾的風土人物，誰也不肯早進無燈火的車廂裏休息，所過車站都已被日本飛機炸成萬般淒涼，腳夫小販固然沒有，站上人員也看不到幾位，這裡一個洞，那裡塌了房。沙城車站平時有許多小販來賣青梅煮酒，當晚只看見上來三個軍人，看形勢是防守察東的××部，要附傷兵車去張家口公幹，但是不到一會，車站裡急步出來一個軍人，向車上叫人，於是剛上車的二位立刻下去，他們在站台上接耳細語，似乎談些嚴重問題，我們也聽到隱約不清的「張家口情形……」幾字，於是他們的行李，又拿下車了。

車到下花園車站，鷄鳴山煤礦的雄偉姿態，在夜間倍顯蒼茫，和鷄鳴山連接的龍關鐵礦，是日本軍閥在東北四省之外涎垂最利害的地方，而今一件件都很快要入敵人的虎口了！

二 桑乾河上的蒼涼

下花園車站的岔道曾被日機重重的轟炸，他打算阻止我們十三軍之增防前日，然而我們鐵路工人非常勇敢而迅速的即刻修復軌道，我們列車經過時，還看出新平路基和新放枕木的痕跡。

這近五六百人的受傷官兵，如果鐵路不通，改由旱道運送，所需民夫太多了。所以有人主張開到張家口去試試，如果萬一戰況好轉，鐵路打通，則這幾百受傷戰士，可以在幾小時內達到大同後方。否則西望恒山，對於受傷者而言，路線太長，環境太苦了。我們是健壯的青年，我們是輕裝，我們可以忍受跋涉的艱難，我們不再陪你們作無甚希望的嘗試，而決定向涿鹿方面進發，遵循蔚縣一路而入山西。

張雪中先生深夜引導我們過西洋河，那時察哈爾省修築的洋灰柱木面大橋，正完全成了一大半，工友們滿夜加工，希望早日完成，對於我們軍事上供給相當的便利，然而大勢已去，工友們一片熱心，皆被誤國的先生們白送了！

夜間我們穿過曲折的山徑，盤旋在運煤高線鐵道下，寄宿在西洋河南岸山坳中的寶興煤礦司公裡，公司房屋及內部陳設比較近代化，而且有自備電燈廠，令人想起平津之故物。爲等待張垣消息之是否好轉；午夜早已消逝，我們仍圍坐交談，最後報告是傷兵列車已經開回下花園來了！二十四日清晨，登山遠望，察南山川形勢，歷歷如在目前，中華民國國旗之再見於斯土，有待於未死同胞血肉之交流了！

察南鄉村，本為文化經濟皆甚落後之區，而統治者更施行高度的愚民政策，其程度恐超乎一般統治者之上。自涿鹿以後，我們所見鄉村牆頭標語，只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最為普遍，間有「努力自強」「勤儉持身」等標語，現在因為時局不好，紳士們和地方政治人員已將這些無法再溫和的標語用墨水塗去了。大概自此以後，中國人連「孝弟忠信」也不敢隨便談了，冀察政治機構下的人民，平日不能聽一點故國的言論，更不能受一點救國技能訓練，雖普天之下，皆為熱心之同胞，而統治者對於民衆救國心和力的斷喪，使之除了消極圖自己苟存外，不能有所行動，冀察之亡，國人應知原因之所在了。

涿鹿城南的桑乾河發水，汽車過不了河，我們奇怪在河邊的×××軍隊，完全如平日的在河邊下操，近千的官兵全體白汗衣活動在沙灘之上，這時天空裏正發現日本飛機，他們一點也不驚慌，一點也不隱避，我奇怪日本飛機為什麼對涿鹿地方這樣客氣，對於這樣顯著的目標竟輕輕放過，更奇怪這成千的官兵有什麼憑藉，担保日本炸彈之不會光臨，而泰然若無所視。

水漲過不了桑乾河，已經一肚子的牢騷，河灘中軍隊的表現，更增加我們滿肚子的疑惑。涿鹿城離下花園二十里，到懷來亦不過七八十里，日本飛機每天不知道要在涿鹿上空過多少次，居民情緒雖然緊張，而始終未嘗過炸彈滋味，涿鹿居民不能不感謝如此

的政府了。當我們轉回縣城另尋大車的時候，這些軍隊突已奉令動員，加入張家口方面作戰，大概視為寶庫的張家口快要被日人搶去，因而不得不用基本隊伍來拚命了。這些軍隊作戰，一切軍需費之後方民衆供給，自身平日毫無戰爭準備，甚至張家口方面電令涿鹿等縣儘量供給大餅饅頭，軍隊自身除了槍和大刀外，甚麼也沒有，他們要這樣要那樣，立刻交不出就打，結果地方機關負責人全跑光了。自×××的基本隊伍出動後，一向和平的涿鹿，在第二日以後就被日機大轟而特轟了。

坐轎車，上長途，雖然是討厭的事情，但是在如此情形下，我們還不能不感謝××先生和他的部下替我們尋找車輛的苦心，因為八月二十四號的涿鹿，已經不是平常社會狀態之下了。

桑乾河因為屬於山洪地帶，水勢漲落相差太遠，架橋不易，有時竟可徒涉，故又不能用固定的渡船，在普通水勢情形下，有幾十個男子赤裸着下體，專門背負人物過渡，旅客中無論男女老幼，皆有此等男子負渡，不以爲怪。

這天柴溝堡方面大致戰事激烈，路上遇到由北平向那面飛的幾隊重轟炸機，二個發動機的轟炸機隊，姿勢確乎有幾分震動力，我們在路上於是盡躲了飛機。

躲飛機，是一種藝術。在相當可靠的飛機洞內，和在毫無設備的半途上，情緒完全不一樣。當我們分散的臥在道旁青紗帳內的時候，對於在上面飛行的東西，因爲一點可

以抵抗的工具也沒有，只希望不要爲牠所發現，或者希望牠不要把我們做轟炸和掃射的目標。

空中不斷的威脅，耽誤了我們不少的行程，本打算趕路走九十里，宿桃莊堡，而走了五十里僅到岔道地方，天色已經黃昏，道路已入山谷之沙河床內，人烟稀少，山勢荒涼，而同時如土匪探報之惡漢，已發現隨於我們的週圍，我們只好在岔道住宿，不敢再實行孤身前進的計畫。

國民知識雖有高低之差，而是非之觀念，却常如良知而不泯。途中遇到若干鄉農，我們問他們：「日本飛機來中國轟炸對不對？」他們乾脆的說：「不對！」「不對怎樣辦？」「打牠！」國民觀念，進步到如此水準，已算盡了國民的能事，但是如何對付日本飛機，乃至在一般國民的條件下，應有如何對付日本飛機的方法，這是政府的責任，他們空有是非之念，而無實現其觀念的方法，愚民的政治責任其罪了。

三 生死線上

岔道離懷來僅有四十里，民間對於戰況雖不明瞭，而從砲聲的遠近與軍隊移動情形看，亦能讓他們看出戰局的漸趨緊張。二十五日一早上路，遇到的民衆，面色有幾分倉皇，中午左右，前面一再傳來消息，謂有好些村鎮，都被日本飛機炸了。

四十里沙河道，進入蔚縣岔地，儼然小城的桃花堡，等我們到時已經沒有了什麼人，好像這座大鎮落了瘟疫，把一切都死光了。但是堡門的外面，還有預備接替抬傷兵的民夫，儘管堡裏的街上被日本機關槍一排排的打成密集的槍眼，民房好些炸成僅有外牆的朝天地洞，傷兵和居民無辜的死了不少，他們爲了完成他們轉運傷兵的使命，一個不肯落後，切候着傷兵的運來。

似乎八月二十五這天日軍對××當局的和平不再想維持，也許在利害上日軍已有絕對的優勢，無再愚弄××當局的必要，我們在桃花堡看到近十架兩側發動機的單翼轟炸機飛向×軍後方根據地的蔚縣。那裏和桃花堡相去九十里之遙，我們也能清楚的聽到轟炸的沉重響聲，並且感覺到地面有相當有力的震動。我不知道素爲全國民衆所敬仰的二十九軍下級官長和士兵，遭了多少冤枉！

不便在無人的桃花堡停留，趕到離堡西五里的小村午尖，小米飯吃了一頓，飛機已過了好幾趟，而村莊裏有八輛醫院的大車，容易招徠空中的暴客，我們趕緊離開村莊。剛剛走了約莫一里光景，東北上三架飛機又發現了。一架前行的重轟炸機，後面跟隨着兩架雙翼輕轟炸機，我們照例下車躲入高粱地內，以爲等牠們直飛過去，再行出來。誰知飛機到了上空，牠們竟打起旋來！糟糕！不好！這個村莊成了牠們的目標，我們道旁的兩輛轎車，必將連累我們！然而我們又不敢活動，只聽飛機異常低空的在上而打圈，

一會敵機上的機關槍響了，接着是腳珠砲式的，連投了三二十個炸彈！把地面震動得非常利害。機關槍聲音在頭上響得很密，不知打到什麼目標。自己活動一下肢體，又覺不出有傷來。問問附近的同伴，都說沒有受傷。側着頭偷看天空的飛機，當機身側斜時候，上面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秋江早預備好一身草綠色的衣服，牠是有重大的保護工效，我藏在一件藏青色的雨衣裏，始終沒有動，希望不要引起敵機的注意。那時希望如果被敵機打中，我希望炸彈能完全把我炸死，不要被機關槍打傷，因為人生最後不過一死，但如果在如此地方受傷，欲生不得，欲死不能，那就受苦不小了。

敵機盤旋了三十分鐘左右，離開這小小的村莊，改而轟炸桃花堡，我們抬頭來出了一口氣，同伴三人都沒有受傷，剛才我們午尖的村莊，恐有些不堪設想了。

剛才我們之得免於轟炸，一輛有鮮明目標的轎車之逃開我們隱蔽地，有重大關係。這裏我們要謝謝。但是早是如何跑的，却有問題。車夫也不見了，說不定是車夫乘此時間，拐逃我們車上的行李。舉目四看，絲毫看不見車馬的蹤影。我們假定他是逃走了，但是他不能一直往西，因為他的家在東面，他必定是繞過往東返，於是我和秋江決定分路去找車，他順汽車大道追趕，我從小路去攔截。我急步走了三四里，汽車道的去向已看不見，而自己却投入一座樹林陰鬱的村莊來。我想在村莊裏打聽一些逃車的消息，但在離村不遠地方，看到村裏壯丁都往外跑，我有幾分奇怪，問一個老漢，說是村裏有傷